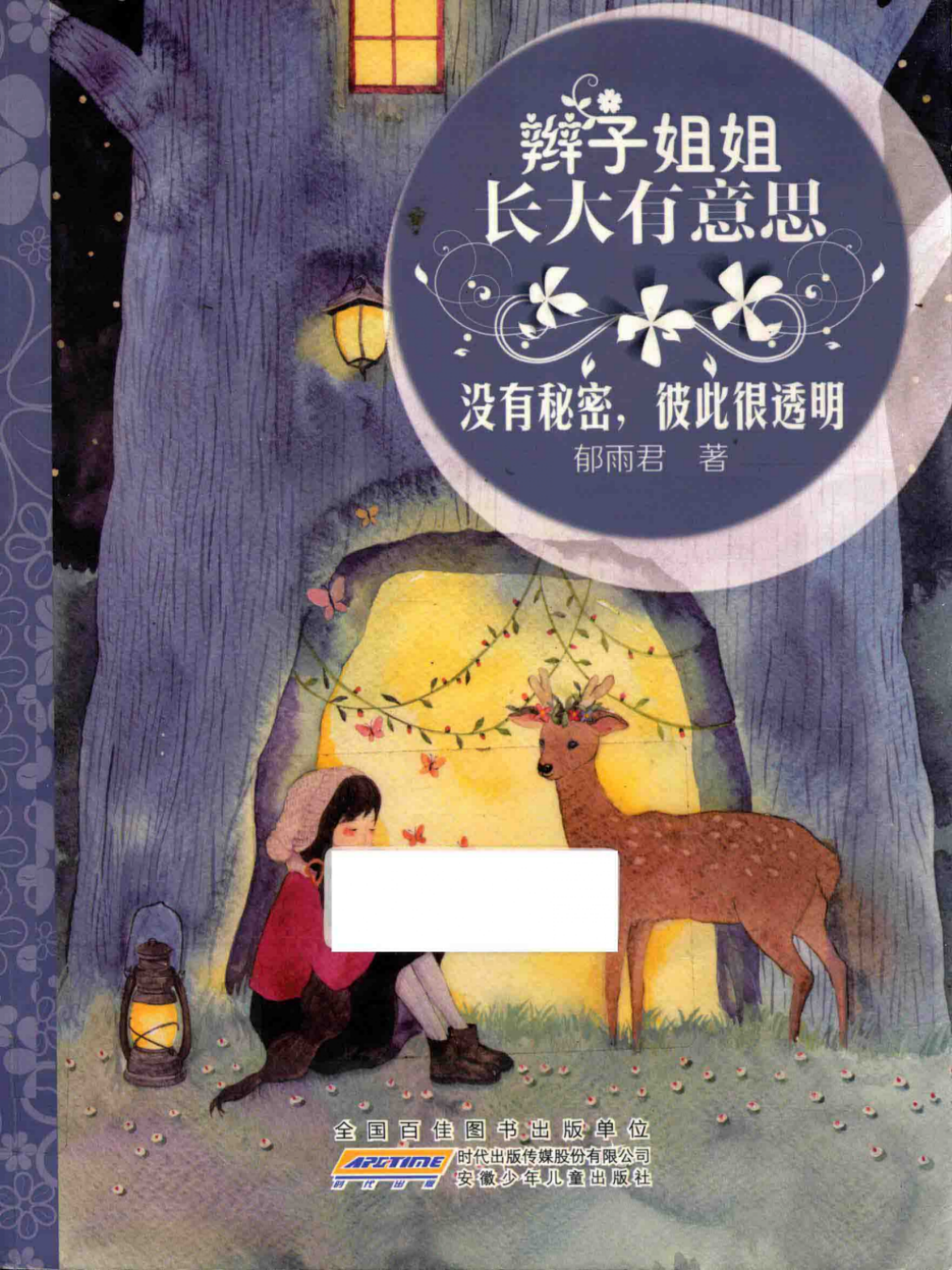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whimsical illustration. It features a large, gnarled tree with a small window and a lantern on its trunk. A girl in a red shirt and dark pants is kneeling on the ground, looking up at a brown deer with small red flowers on its antlers. A glowing yellow archway is behind them, and a string of red berries hangs from the tree. A lantern sits on the ground to the left. The entir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dark, starry night sky.

辫子姐姐 长大有意思

没有秘密，彼此很透明

郁雨君 著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PCTIME
WUJI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辫子姐姐 长大有意思

没有秘密，彼此很透明

郁雨君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有秘密,彼此很透明/郁雨君著. —合肥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5.10
(2016.1重印)

(辫子姐姐长大有意思)

ISBN 978-7-5397-8268-3

I. ①没… II. ①郁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94357号



BIANZI JIEJIE ZHANGDA YOU YISI MEIYOU MIMI BICI HEN TOUMING
辫子姐姐长大有意思·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

郁雨君 著

出版人:张克文 总策划:上海采芹人文化 策划统筹:王慧敏 阮征
责任编辑:宋丽玲 责任校对:武军 特约编辑:魏舒婷 王丹
封面绘制:林田 插画绘制:梁迪 责任印制:田航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h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(0551) 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制: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50mm×660mm 1/16 印张:11 插页:8 字数:85千字

版次:2015年10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8268-3

定价:16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长大宣言

长大是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目标
特立独行，拥有坚定的内心
用自己的方法
一心一意地去努力，去前进

这本书，属于长大中的



辫子姐姐
愿和你一同长大



大家好，我叫郁雨君，一个专心的儿童文学作家。

被女生同化的人，和她们同呼吸、共命运的人。

写的每一本书都和成长息息相关，温暖过无数孩子透明的心——

曾出版“辫子姐姐心灵花园”系列、“长大有意思”系列、“故事星球”系列等 70 余本作品。

获过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“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”“《儿童文学》小说擂台赛金奖”等奖项，作品亦多次荣登开卷少儿榜前列。

为男生女生写作到底，是我一生的美丽口号。

希望你读了我的书，能够感恩长大的每一天。

不过我更喜欢这么介绍自己：

我是辫子姐姐。

梳麻花辫子的人，辫子老长老长老长，已经超过腰啦，厉害厉害！

眼睛和嘴巴都很大的人，笑起来要露出八颗以上牙齿，灿烂灿烂！

最喜欢想入非非的人，不管白天黑夜，老是做梦啊做梦，过分过分！

最喜欢喝鲫鱼汤，最喜欢戴耳环，最喜欢东看看西逛逛，好玩好玩！

最喜欢牛仔裤，有一条低腰牛仔裤，膝盖上缝了 1022 颗小石头、小珠子，臭美臭美！

读者信箱：bianziyujun@126.com

新浪微博：辫子雨君





欢迎来到辫子姐姐的温暖树洞。

这里记录了许多美好的回忆，

这里也收藏了许多秘密的心事。

辫子姐姐愿和你一同分享它们。



目录



寻根究底	1
我的郁家湾	8
今夜好想外婆	15
我的朗读课	21
你和我	26
亲爱的怪老头儿	34
走在铁轨上	43
哪里都有玩的天堂	50
再见，小青蛇	55
我是间谍	61

呼啸而来 ***** 65

快乐一把抓 ***** 68

我爱阿宝 ***** 81

捧读左传 ***** 88

在白日梦里滑翔 ***** 96

没有秘密，彼此很透明 ***** 104

和影子说话 ***** 112

音乐动物 ***** 118

等到你凉了 ***** 124

银戒指的光 ***** 132

雨君的老信箱 ***** 137

两个人的院子 ***** 157

河的这岸和那岸 ***** 166



寻根究底

前生前世的事，我很想知道。一个女孩子，站在短短的今生里，想着遥遥的前世，脑子里由爸爸上溯想到爷爷，由爷爷再上溯想到曾爷爷，曾爷爷是谁？脑海里一片模糊。

念头冒起来了，再压不下去，我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神秘的激动里，有一团奇异的火苗蹿起来了。三天的春假，刚考上大学的我整理行装出发找爷爷去。

爷爷住在几百里外的枫泾镇，路程有点远，中间要



转几次车。到了西区车站，去金山的人排了一长溜，全伸长脖子在等。旁边的窗口卖的是去哪里的票？朱家角。我脑子里灵光一现，这个地方不知被爸爸念叨了多少次，那是爷爷十四岁离家学生意的地方。

我一改初衷，跳上那辆车，方向明确——朱家角，我去找找看爷爷当年学生意的咸肉庄如今还在不在。行道旁的树一排排往后倒，车子一路奔驰，离古镇朱家角越来越近了。

爷爷十四岁时，瘦瘦的，眼神很是严肃，他是从枫泾一路走到朱家角的。爷爷的爸爸那时已经死了，家里的老大、老二、老三都被曾奶奶送出去做学徒去了，爷爷是老四，选好的生意师傅在朱家角。爷爷收拾好包袱，曾奶奶说：“你等一下，我上街给你买点东西。”十四岁的男孩把包袱放在凳子上，坐在门槛上安静地等。曾奶奶回来了，挎着一只篮子，篮子里有一只饭碗、一双筷子，她手上还捏着一根竹竿，她把篮子、竹竿放在屋角：“这是我给你留着的，生意学不好，回来了就拿着篮子和竹

竿讨饭去。”

男孩看一眼屋角，拎着包袱离开了枫泾，一步一步走到了繁华的大镇朱家角，成了咸肉庄上一名不声不响的勤快的小徒弟。有一回搬火腿闪了腰，他也不敢吭气，像个小老头子似的挪着步，疼得直咧嘴，在心里骂：“娘个咸腿！”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，老板娘给每个徒弟盛饭盛菜。男孩接过大碗，心事重重，闭着眼睛用筷子拨开饭粒，眼睛蓦地睁开，直发光——碗底没有“豆腐衣包肉”，人们俗称这道菜叫“铺盖”，谁吃到了“豆腐衣包肉”，明年就得卷铺盖走人。

老板娘将一个红包发到男孩手里：“毛信（爷爷的小名）呵，闪了腰记得要讲，我也是有儿子的娘。”男孩成了“小富翁”，一下子拥有了两块银洋，拿一块用力一吹，放在耳边，“冷冷”作响。晚上藏在枕边，摸了又摸，银洋要一个不少交给娘的。

车子把我放下了，我站在一座大水泥桥上，沉吟着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迎面走过来一个推着车子上桥的大



胡子，我跑上去劈头就问：“镇上最最老的咸肉庄在哪里？”“最最老？”他被问住了。“以前姓朱的人家开的？”我追问着。大胡子连摇了三下头：“要么，你到老街去问问。老街上有卖咸肉的店，不叫咸肉庄，叫腊味店。”

顺着大胡子指的路一直走到老街，我先被一家竹器店迷住了，老篾匠在劈竹丝，变戏法似的，一股变两股，两股变四股，四股变八股……店里的篮子做得特别结实。当年那个男孩，为了不挎一只篮子去讨饭，闪了腰也拼命去背死沉死沉的咸猪腿。

我抬脚向前找，找那家红匾金字，一溜排开三间大门面，肉香能飘过半条街，酒鬼们在前街沾了酒，后脚就咽着口水直奔的咸肉庄。爷爷跟我讲过当年的咸肉庄，就是这么气派，十几岁的小孩没见过大世面，很容易真心实意地为它激动。

我背着包，脚步放轻、放慢，好像自己就是那个怯怯的少年，在第一次到达的街市里晕头转向，一心一意想的是要在这里立稳脚跟，不能回老家，回老家只有讨

饭这一条路了。少年走上一条讨生活的不归路，心里只有一个纯朴的念头：干活，干活，不能被卷铺盖走人。

小小的半个店面缩在一条小巷子口上，瓷砖面的柜台上堆着几只咸大腿、几大块咸肉，竿子上吊了十几串腊肠和几只发红的腊鸡鸭。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手捏着一只苍蝇拍，正蔫头耷脑打着瞌睡呢。店名的几笔字比我写的还蹩脚，鬼头鬼脑缩在右边的外墙上。这怎么可能是爷爷学生意的咸肉庄？！一个人一个人地问，连同市场上戴红袖箍的老伯伯，没有人知道老朱家，更没有老人记得清曾经有过一家红匾金字的咸肉庄。毕竟已经六十多年过去了呀……

我不再打听，闷闷地在老街上转了两个来回，还是只看到这一家鬼头鬼脑、半个门面的腊味店。那个打瞌睡的大块头，整个叫我无精打采。

灰头灰脑、一无所获往车站赶，沿着镇上的河道走，远远的一座暗红色的廊桥宛如一道褪色彩虹升起在我眼前。我向着它飞奔而去，踏上了木头的桥板，“咯吱、咯吱、



咯吱”，来来回回地走，不舍得再离开。我倚着栏杆看船，看船上卖鱼的人，新鲜的鱼在他们手里活泼泼地跳，死心眼的我脑子也开了窍：为什么一定要找到老朱家的咸肉庄呢？

腊味店的胖子已经醒了，正精神奕奕地挥拍打蝇，一拍一个准。出店门时，我手里多了一个方方正正的油纸包，胖子笑眯眯的，在冷清的下午做成了一笔偶然的生意。他的一个熟人骑车经过，打了几下铃招呼道：“老朱，下班啦！”我心里一跳，却忍住没问。看上去好脾气的老朱，或许就是那个善良的老板娘的后人吧？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猜想。我怪激动地朝他挥手，说了几声再见，老朱也说：“再见，再见，再见……”

乘车赶到枫泾，爷爷有些惊奇——孙女带着一块咸肉来看他？他看看肉色，闻闻肉味，我有些紧张：“盐没撒透，不过还算块好肉。”

吃到爷爷烧的“腌笃鲜”，我夹了一块咸肉给爷爷，盼着他能吃出点不同的味道来。爷爷牙齿不行了，他将



肉一丝丝扯松了，慢慢嚼，吃得挺有滋味。爷爷突然一阵激动：“这可是‘老朱家’的咸肉啊，爷爷大概已经五六十年没尝到了。”

我本来豪气冲天，想背一只咸腿给爷爷，可终究是没有背，咸腿太贵，更怕背不动，说不定还给闪了腰。“娘个咸腿！”突然从嘴边溜出，爷爷耳背，没有听到，仍在一丝丝撕咸肉吃，我一个人在那里，拍拍胸口，偷偷笑。



我的郁家湾



了不得，一个小小的村落里面住着一群人，他们全都姓郁，都和我有着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，有的要扯得很远很远，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……绕上一大圈，讲得嘴巴都发酸。

爷爷说，老辈人还讲得清，到了四十多岁这一辈，就缠不清了。“大家都不大讲究了，我也不讲究了，来往也稀了。”爷爷神情淡淡的。

可我偏缠着爷爷讲曾爷爷。三天的大好春光，别的